

王臻中 王长俊

文学语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文学语言

王臻中 王长俊

江苏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建华

封面设计 毛瑞庭

文 学 语 言

王臻中 王长俊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20,000

1983 年 5 月第 1 版 198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500 册

书号: 10100·651 定价: 0.50 元

目 录

关于文学语言	1
一、文学语言考释	1
二、文学语言和文学家	8
文学语言的艺术特性	13
一、文学语言区别于理论语言的特点	13
二、文学语言区别于其它艺术“语言”的特点	26
文学语言的社会属性	39
一、文学语言的全民性质	39
二、文学语言的时代色彩	44
三、文学语言的民族特色	50
文学语言的搜集和提炼	57
一、语言材料的学习与搜集	57
二、文学语言的提炼	69
文学语言运用的辩证法	75
一、相反相成 相得益彰	77
二、似与不似 若隐若现	83
三、超乎常规 合乎常理	87

文学语言的风格	96
一、文学语言风格的涵义	96
二、文学语言风格举隅	99
三、文学语言风格的形成	112
叙事文学的语言	120
一、叙述人语言在叙事文学中的作用	120
二、叙述人语言的主要表现形态	126
三、叙述人语言属于一定的艺术范畴	134
四、叙事文学中的人物语言	139
抒情文学的语言	147
一、抒情文学语言的特质	147
二、抒情文学语言与意境的创造	156
三、抒情文学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	161
戏剧文学的语言	173
一、戏剧文学语言的特质	173
二、戏剧文学语言的任务	184
三、戏剧文学语言形式的多样性	189
后记	197

关于文学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高尔基指出：“文学家写作的时候，把行动化为语言，同时又把语言化为行动。作家写作所用的基本材料是语言。”（《论剧本》）所以，无论从事文学创作，或欣赏评论文学作品，都不能不学习文学语言。

一、文学语言考释

什么是文学语言？这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问题。如果我们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对文学语言这一概念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理解。

A·C·契科巴瓦在《语言学概论》中认为：语言学中所理解的文学语言指的不仅是文艺作品的语言，而且也是科学研究的语言，政治论文的语言，报章、杂志的语言。总之，“一句话，就是书面语言。”这就是说，文学语言与民族共同语的概念是等同的。对于文学语言的这种解释，可以说是相当宽泛的了。

在苏联，对文学语言这一概念的解释，也并不完全一致。依·萨·毕达可夫就反对把全民语言和文学语言等同起来。他在《文艺学引论》中指出：文学语言既不与全民语言等同，又不是与全民语言对立的、独立的语言，而仅仅是全民语言中有“特殊规范”的一种语言。他的结论是：“我们是把全民语言中的种种描写表现的能力总和叫做文学语言。”毕达可夫对文学语言的看法，比起契科巴瓦来，是有所前进了：他既看到文学语言与全民语言的区别，又看到文学语言与全民语言的联系。

在西欧，对文学语言的解释也是不一致的。且看法国两位语言学家的不同论述。

房德利耶斯认为，不能把书面语言和文学语言混为一谈。这两个概念有时是相符合的，有时却是互相对抗、互相矛盾的。书面语言通常只是共同语的表现，而文学语言一般说来却跟它有很大差别。他说：“在许多国家，文学家、诗人和说书者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具有他们自己的传统、习惯和特殊权利，所以他们的语言就具有特别语言的一切特性，需要传授，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必须从师学习。”（《语言论》）他说得很清楚，文学语言是专指文学家使用的一种特别语言。

德·索胥尔持相反的看法。他所理解的文学语言，不只是文艺作品的语言，而是包含着更为广泛的意义。他说：“一切培养起来为全社会服务的语言，不管是正式的，非正式的，都可以叫做‘文学语言’。”（《普通语言学教程》）实际上，德·索胥尔所指的文学语言，就是一种全民族的交际、交流思想的

工具。苏联的契科巴瓦对文学语言的理解，已经是相当宽泛的了，德·索胥尔的理解比契科巴瓦还要宽泛得多！

在我国，一些著名的语言学家如高名凯等人，对于文学语言的解释，一般都是沿用契科巴瓦等人的说法。当然，分歧意见还是存在的，请看以下三个例子：

例一，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认为：“文学语言有着广狭两种不同的含义。广义的文学语言，是指在民族共同语基础上经过加工的书面语言，它包括文学作品的语言，也包括科学著作、政治论文和报刊杂志上所用的一切书面语言，以及经过加工的口头的语言。语言学上所用的‘文学语言’的概念，一般都是指广义的文学语言。狭义的文学语言，则专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各类文学作品的语言，以及人民口头创作中经过加工的语言。文学理论中所讲的‘文学语言’的概念，通常指狭义的文学语言。”

例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著的《语言学基础》认为：“‘文学语言’不等于文艺作品的语言；文艺作品的语言我们叫做‘文艺语言’。这是两个不同的术语。”该书认为：“文学语言是共同语的加工形式，或者说，是加工的共同语。”

例三，孙犁在《文艺学习》一书中说：“我们今天提到语言，就要想到：一种是人民口头的未经文学家加工的语言；一种是文学家加过工的书本上的语言。我们对前者叫口语，对后者叫文学的语言。口语是文学语言的材料和源泉。”

例一把一般的书面语言与文学作品的语言区别开来，而

赋予文学语言以广、狭二义。例二认为文学语言是指共同语的加工形式，文艺作品的语言不叫文学语言，而称文艺语言，这是两个不同的术语，它们各有所指。显然，例一与例二对文学语言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例三也认为文学语言是语言的一种加工形式，然而从事这个加工工作的，是文学家。这就是说，文学语言是专指文学家使用的语言了。

为了澄清“文学语言”这一概念在理解上的混乱，研究一下文学语言和文学的关系倒是很有必要的。高名凯曾经从语源上进行过一些考证，我们把它抄录在下面：

“文学语言”和“文学”有密切的联系。“文学”俄语为Литература，英语为Literature，法语为Littérature，德语为Literatur。这些字或词都是从拉丁语来的。拉丁语Litteratura的意思就是“被写的东西”；换句话说，“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拉丁语Litteratura也是有其来源的。它是从拉丁语的Littera转来的。Littera的原义是“字母”。所以西欧语言中，由Littérature之类发展出来的词和由Littera之类发展出来的词在意义上都往往相同。比方，法语Lettre是从Littera来的，Lettre有时指的是“字母”，有时却指的是“文字”，甚至于“书信”或“文字所写出来的作品”，包括“文艺作品”。……可见Lettre不仅是“字母”，也可以是书面语言、文章、文学。Littérature也是如此，它既可以指写的东西，书面语言，

又可以指文学，指文字所写的文献。俄语 Литература 也是同样的情形。

《对“文学语言”概念的了解》

在中文里也是同样的情形。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指出：“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 Literature 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这样看来，中国的“文学”一词来源于日本，而日文又是从英文翻译的，英文则又导源于拉丁文。源出于一，自然意思相同。所以，“文学”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章炳麟在《文学总论》中说：“文学者，以有文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道出原意。

最初的文学是指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而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要经过加工过程，因此，文学语言的最初含义就是指书面加工的语言以及与书面加工语言相类似的民间口头创作的语言。由于社会在不断前进，文化也在不断发展。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时代里，民族有了自己的书面语言，而一定民族的人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不管是进行社会交际，还是创作文艺作品，都是运用加过工的书面语言，于是，文学语言就是指民族共同语的加工形式。既然文学语言是加过工的全民族共同语的形式，而文学作品的语言也正是以加工为其一般特点的，所以“文学语言”这个术语有时也是指的文学作品

的语言。这就是从苏联的契科巴瓦到中国的以群等人理解文学语言这一概念的自然逻辑。这一种看法，是颇为流行的。

我们认为，上述看法，是建筑在一定的语源学的基础上的，因而是有道理的。从文学语言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来看，上述理解反映了概念发展的一个阶段。时代发展了，文学的概念发展了，我们也应当对文学语言的概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便赋予它以更加确定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概念都不应该是僵化的。客观事物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要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相，就必须追踪客观事物的发展。这就是说，概念的内涵，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有些旧的概念要抛弃；有些概念的内涵要起变化；有些概念虽然内涵未变，但其外延所含的对象却相应地发生了变更。

我们还是先结合着“文学”这个概念来谈谈，进而再说到“文学语言”这个概念。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文学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已经不是最初意义上的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即一切文章了。我国春秋时代，文学一词指学艺、学问。《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这里的文学是文章博学之意，就是说，最有学问的，要算子游与子夏两个人了。而到了魏文帝以后，文学这一概念就开始指以语言塑造形象的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了。《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这里的文学，已不是文章博学之意，而是专指文艺，就是说，魏文帝时，许多人都爱好文艺作品。今天，只要提到文学一词，已经没有

人把它理解为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的艺术作品了。这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现代，文学一词已经有了固定的、专一的含义。既然文学一词所包含的内容已经起了变化，为什么文学语言这个概念的内涵不能跟着发展变化呢？原因在于：语言学家们往往忽视对文学语言的研究，而文艺理论家们又偏重对文学形象、文学语言现象的分析，所以虽有少数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作家提出了关于文学语言这一概念的新见解，终究未能引起很好的重视，以致文学语言概念上的混乱一直延续下来。

我们认为，既然文学语言这个概念的产生，是和文学有着密切联系的，而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又是不断发展的，今天关于文学的概念，已经不同于最初关于文学的概念了。因此，和文学紧密联系着的文学语言这一概念，也应当赋予它以相应的、新的含义。所以，应当把文学语言理解为专指文学家用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语言，它具有自己的特点。

我们切切不可把文学语言与书面语言等同起来。这是因为：第一，以概念与逻辑推理为主要特点的科学理论著作的语言，也是一种书面语言，如果把文学语言与书面语言等同起来，那么，文学语言与科学理论著作的语言就无法区分了。第二，文学语言还包括口头文学的语言。有一些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却在民间口头流传的作品，其语言构成，虽然大都口语成分特别浓重，但都是经过艺术的加工提炼而有效地为塑造艺术形象服务的，也都是文学语言。

二、文学语言和文学家

既然文学语言就是指文学家塑造艺术形象的语言，那么，文学语言与文学家的关系就十分密切了。高尔基曾经说过：“语言是文学家的武器，正如枪是兵士的武器一样。”（《给多勃罗伏尔斯基》）文学家如果脱离了文学语言，便失去了战斗力量，文学也将化为乌有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高尔基把语言称为“文学的第一个要素”（《和青年作家谈话》）。也正是因此之故，人们才把文学称为“语言的艺术”。

在文学家的笔下，文学语言充满了神奇的力量！文学家运用他的才气，可以使文学语言的艺术特性发挥到极致，写出充满巨大艺术感染力量的作品来。文学家运用文学语言，可以把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状态描绘出来，使你如临其境；它可以深入到人世以外的幽冥之中，描绘出一个虚幻的世界，使你信以为真；它可以用寥寥数语勾画出一幅生活图画，激起你丰富的联想；它可以把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人、事、物，凝聚在几行之中，创造出一个动人的境界……巴尔扎克运用文学语言，“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列夫·托尔斯泰运用文学语言，制作了“俄国革命的镜子”；鲁迅运用文学语言，活画出了我们“国人的灵魂”……文学语言，真不愧为文学家的有效武器！

正因为文学家依靠文学语言进行创作，所以文学家对文

学语言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高尔基曾经指出：“语言是由人民所创造的。我们把语言分成规范语和人民的语言，这只是说语言中有‘未经加工’的语言和由大师们加过工的语言。”（《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高尔基这里所指的语言“大师们”究竟是谁呢？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如果认为只是指“诗人同作家”，那是“十分荒谬”的，不应当“贬低”科学工作者的作用（参见叶菲莫夫：《文学语言和研究文学语言史的任务》）。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一看高尔基是怎么讲起“大师们”（有的译为“巨匠”）那一段话的吧！在那一段话的前面，高尔基是这样写的：“……为了证实语言发展的迅速，只要把果戈理和契诃夫，屠格涅夫和例如蒲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譬如说昂尼德·列昂诺夫的词的累积——语汇拿来比较一下就行了。列昂诺夫自己曾在文章中声称，说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师的，在某些方面——例如对理性的看法，他可以说他也得力于列夫·托尔斯泰。”紧接着，高尔基就说了“大师们”加工的那一段话。通观全文，可以清楚地看出，高尔基所说的“大师们”，正是指的“诗人同作家”。事实说明，高尔基是多么重视文学家在文学语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啊！

文学家对文学语言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采集“人民的语言材料”进行选择，加工，使文学语言更为精萃，更富表现力。许多伟大的作家所用的语言，虽然是从劳动大众的口语中汲取来的，但它和它的本源已大不相同，经过选择、提炼、去粗取精，因此是真正的文学语言。鲁

迅说得很具体：“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由于经过了作家的筛选，人民口头语言中的杂质，就被过滤掉了，因而，文学语言就更加纯净、精萃了。不仅如此，作家对“人民的语言材料”进行加工，改造，提炼，还会使文学语言具有更大的表现力。请看关汉卿的散曲《黄钟煞》：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只除是阎王亲令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这支散曲的句子，基本上是采用的当时人民生活中的语言材料，可是，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便获得了巨大的艺术表现力。此曲在语言形式上，呈现出一叠又一叠的特殊构筑形态。就在这重重叠叠的语句组合中，我们看见了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我

们看见了一个坚毅顽强的性格，我们赞叹、惊服，我们享受到一种难以述说的美！

二是作家可以创造新的、活的文学语言。在法国贵族阶级统治的时候，法国的文学语言实际上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雨果在《冥想集》中指出：那时的语言，还是1789年以前的语言，“字呢，不论它家世如何分开了阶级，成群地生活着，贵族化的字，只在 Phedre Jocaste以及 Merope 口中说出，它们以法律为礼节，而乘了皇帝的宝车同上威尔赛宫。其余的字是叫化子，是该死的东西，……”雨果没有因袭这种语言，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活的文学语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请古老的字典戴上了一顶红帽。今后再不分文雅词句与街头巷语！我在墨水瓶里酿成狂风暴雨，而使那乌黑的字群之影和那雪白的思想之阵相混。而且我还说：‘没有一个字不堪留驻纯正的思想，那一切都欣欣向荣。’”（《冥想集》）雨果不愧为运用文学语言的艺术大师！

作家可以在文学语言的字典中，构造一些新的语词，以适应于所要表现的新的生活现实，从而推动文学语言的发展，但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去乱造新词，必须尊重语言的规律，必须从生活出发。高尔基说：“人为的和杜撰出来的‘新字’，正象保守地维护那些早已失掉意义的陈旧字眼一样，是没有用处的。”（《和青年作家谈话》）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文学家使用的文学语言，对全民语言的发展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优秀的作家们在作品中引入许多新词，这些新词会很快在全民语言中固定下来；

文学家在作品中创造出的佳句，会迅速进入社会生活领域，成为人民语言中生气勃勃的有机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家笔下那种极其丰富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表达方式，也会对全民语言产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优秀文学家的语言，是纯洁和健康地使用民族语言的典范，在扫荡全民语言运用中的不良倾向和恶劣风气中，它必然发生重大的作用。列宁在谈到俄罗斯语言时，把它称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语言。由此可以看出，文学语言在全民语言中居于何种地位，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当然，应该看到，文学家使用文学语言，影响着、推动着全民语言的发展；而全民语言的发展，又为文学家的语言加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语言材料。这也是我们在谈文学家和文学语言的关系时应该加以补充说明的。

综上所述，文学家对于文学语言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文学家无论如何总是离不开群众语言的营养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最终是要受社会生活的制约、受人民群众需要的制约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必然为文学家的艺术加工提供丰富的语言材料；而作家加工过的文学语言，必须广为广大人民群众欣赏才能获得生命力。所以，不管文学家和文学语言的关系多么密切，不管文学家对文学语言的发展起多么大的作用，他们总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也是文学语言发展的源泉。